

犹太警察工会

[美] 迈克尔·夏邦

1

兰兹曼在柴门霍夫旅馆窝了九个月，没见一个房客被干掉，直到这天，有人往二〇八号房房客，一个自称伊曼纽尔·拉斯克的犹太佬脑袋里塞了一颗子弹。

“他不接电话，也不应门。”把兰兹曼叫醒后，夜班经理特内伯伊对他说道。兰兹曼住在五〇五号房，从那里可以看见马克思·诺尔道街对面一家旅馆的霓虹灯招牌。那家旅馆叫“黑潭”，自打兰兹曼住进柴门霍夫，这两个字就经常在他的噩梦中出现。“所以我只能自己开门进去了。”特内伯伊说。

夜班经理是个前海军陆战队队员，六十年代上前线和古巴人打过仗，目击过残忍的杀戮场景，回国后，他成了个海洛因瘾君子。他像慈母般呵护着柴门霍夫的房客，准他们赊房钱，确保他们想独处时不被打扰。

“你碰过他房间里的东西吗？”兰兹曼问道。

“只碰过他的现金和珠宝。”特内伯伊答道。

兰兹曼穿上裤子和鞋子，夹上吊裤带。然后他和特内伯伊不约而同地转头望向门把手，那上面挂着一条红底栗色粗纹领带，为了省时间已经事先打好。兰兹曼还有八个小时才当班，那将是口叼酒瓶、卧在铺着木屑的玻璃缸里的八个小时。兰兹曼一声叹息，走过去摘下领带套进脖子，将领带结向上推紧。他穿上西装，摸了摸胸前口袋里的警徽和钱包，拍了拍胳膊下皮枪套里的家伙：一把史密斯·威森三九式半自动手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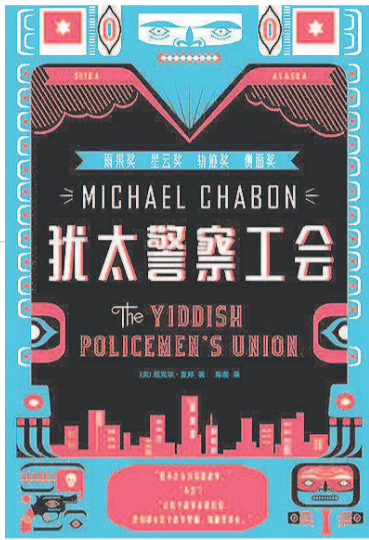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不愿吵醒你，警探。”特内伯伊说，“不过我注意到你没在睡。”

“我在睡。”兰兹曼说。他抓起最近的“情人”——一个烈酒杯，那是1977年世界博览会的纪念品。“只不过是穿着衬衣和内裤，佩着枪，坐在椅子上睡。”锡特卡世界博览会已经过去三十载，他举起酒杯，敬这段逝去的光阴。人们说那次世博会是阿拉斯加犹太文化的顶峰，他能争辩吗？那年夏天，梅耶·兰兹曼十四岁，刚刚发觉犹太女人的动人之处。对他来说，1977年也是某种顶峰。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

根据兰兹曼的医生、治疗师和前妻的说法，他喝酒是为了给自己治病——用梅子白兰地这把锤子敲平内心的创伤。事实上他只有心情做两件事：工作和醉生梦死。梅耶·兰兹曼是锡特卡特区功勋最卓越的公仆，他不仅侦破了皮货商谋杀娇妻茱莉·莱夫科维茨的命案，还亲手捉拿了医院杀手波多斯基。他的法庭证词将哈曼·查尼送进联邦监狱，这也是史上唯一一次指控维波夫派成员，即“维波夫佬”的罪名成立。他记得每一个罪犯，有消防队员之胆量，具入室行窃之眼力。当有犯罪需要打击，兰兹曼的裤腿里就像立刻塞进了一支火箭，载着他往锡特卡追风掣电，身后仿佛还有配乐在为他伴奏，响板在为他击节。但状况来得不是时候，现在他不该班，他的思绪正从脑袋的窗户向外飘散，一如桌上未用镇纸压住的记事纸。

“我很不愿给你添麻烦。”特内伯伊说。兰兹曼在缉毒组工作时，曾五度拘捕特内伯伊。两人可谓不打不相识，但他们的关系也仅限于此。

“不会，我现在干的不仅仅是工作，特内伯伊，”兰兹曼说，“还是我钟爱的事业。”“我也一样，”夜班经理说，“所以才在一家垃圾旅馆当夜班经理。”



深夜，寄居廉价旅馆的落魄中年侦探被人叫醒，住在楼下的一个化名拉斯克的瘾君子脑袋里被人塞进了一颗子弹，身边留下一盘古怪的国际象棋残局……

兰兹曼侦探与表弟兼拍档着手调查，发现所有人都声称与死者不熟却又为之哀伤。不料，上级忽然下令，立即终止调查，还没脱离兰兹曼的警徽和配枪，而此时距离整个警署被永久撤销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，兰兹曼只能带着“犹太警察工会”会员卡继续寻找真相……虽然囊括各大科幻奖项，但该作的意义更在于跨越题材的界限，以全新的叙事方式重新拷问历史和人性。



迈克尔·夏邦，当代美国作家，被誉为“塞林格接班人”。1963年生于华盛顿特区犹太裔家庭。他在2000年出版的小说《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》于次年摘得普利策小说奖，并入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、全美书评人协会奖和《洛杉矶时报》图书奖。他的科幻长篇小说《犹太警察工会》则一举夺下四项科幻大奖。此外，他还曾任电影《蜘蛛侠2》与《异星战场》的编剧。

2

兰兹曼伸手搭住特内伯伊的肩，与他一起挤进旅馆唯一的电梯，下楼去查看死者。这电梯或许该叫升降机，如电梯门上的小铜牌所示。五十年前旅馆建造完工时，所有的方向标志、标记、告示和警告都用世界

语铭刻在多个小铜牌上，它们中的大部分早已不翼而飞，不是自己掉了，就是遭到了人为破坏。

兰兹曼注意到二〇八号房的房门和门框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，于是用手帕包住门把手，再用乐福鞋鞋尖将门轻轻踢开。

“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有种奇怪的感觉，”特内伯伊说着，跟随兰兹曼走进了房间，“你听说过‘垮掉的男人’这个词吗？”兰兹曼觉得这个词似曾相识。

“大多数‘垮掉的男人’并没有真的垮掉，”特内伯伊说，“在我看来，大部分男人压根连可以垮掉的东西都没有。但这个拉斯克，他就像一根奇怪的木棍，你将它折断后点燃，它能燃烧几个小时，你知道吗？还能听到那木棍里传来犹如玻璃破碎的咔嚓声。我也不知道，不说也罢，反正感觉就是怪怪的。”

“最近谁都有点怪怪的。”兰兹曼说，在他那黑色的小本子上记录着房间的状况。他这么做可以说是多此一举，因为他对细节几乎过目不忘。兰兹曼曾被那伙内科医生、心理医生，还有他的前妻告知，酒精会损害他的记忆力。遗憾的是，到目前为止这个判断并不准确——他的好记性丝毫不减当年。“我们得接一条专线来处理电话。”

“现在是犹太人的非常时期，”特内伯伊同意道，“这毫无疑问。”

梳妆台上堆着几本平装书，床头柜上摆着一张棋盘，看着像对弈到一半。残局显得有些纷乱，白方有两个子的优势，正在棋盘中央攻击黑方国王。棋盘很便宜，中间可以折叠，棋子是塑料模具压制成的，空心。

电视机旁的三灯头落地灯只有一个灯泡亮着。整个房间另一个亮着的灯泡在洗手间里，其他的不是被旋松就是烧掉了。窗沿上有包大牌子的非处方泻药，窗户开到了最大，来自阿拉斯加湾的强海风一阵阵袭来，吹得金属百叶窗每隔几秒就砰砰作响。和海风一起驾到的还有木浆的酸臭，船用柴油机的机器味和宰杀、装罐鲑鱼的腥味。兰兹曼那一代的阿拉斯加犹太小孩小学时都学过一首叫《诺克阿莫》(Nokh Amol)的歌，歌词里说，犹太人闻到那股海风的气味，就像闻到了应许、机遇和从头再来的机会。《诺克阿莫》得追溯到1940年代初的“北极熊”时期，应该是为了感谢又一次神奇的拯救，所以意第绪语的歌名意为“再一次”。可如今，锡特卡特区的犹太人怎么都觉得这歌名那么讽刺。

“在我认识的下国际象棋的犹太佬里头，吸食海洛因的似乎大有人在。”特内伯伊说。

“这一位也是。”兰兹曼低头看着死者应道。兰兹曼在旅馆见过这犹太佬，感觉他像是只鸟儿。鹰钩鼻，眼睛发亮，面颊和喉部的潮红可能是红斑痤疮。不像硬骨头，不像卑鄙小人，也不像迷失的灵魂。一个和兰兹曼并无大不同的犹太佬，也许，只是嗑的药不一样。指甲干净。永远系领带、戴帽子。兰兹曼还曾目睹过他读一本有注脚的书。这只老鸟如今趴在床上，面向墙壁，身上仅着一条白内裤。姜黄色头发，姜黄色雀斑，三天未刮的金色须渣。喉部有双下巴留下的皱褶，兰兹曼据此推断他曾经胖过。血红眼眶里两眼肿胀，后脑勺被子弹凿开一个小孔，留下一串血迹。无打斗迹象，亦无迹象显示拉斯克知道有人要杀他，自己已经死到临头。兰兹曼注意到床上的枕头没了。“要是知道他会上棋，我就找他下两盘了。”

《犹太警察工会》[美] 迈克尔·夏邦/著，陈震/译，中信出版社2018年8月版

新书架



《迷阳》

王宏图/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2018年4月版

全书围绕季家祖孙三代四位男性主人公的情感世界展开叙事，主要讲述云林、希翔父子与同一个女人纠缠交错的情感悲剧。作者深入喧嚣、繁华的都市生活，细密地描绘人物的意识和情感流动，将笔触伸向人性的幽暗角落，展示都市人对金钱、物质、情欲的攫取与争斗。



《永恒的托词》

[日]西川美和/著

连子心/译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2018年9月版

人生不是只有一个人的孤岛，它是一片由许多人组成的大陆。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，一段段与他人产生的联系，在我们的人生中留下烙印，将我们塑造成现在的自己。作品以夫妻这种至亲至疏的复杂关系为起点，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，一步步抽丝剥茧，结束于更广泛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。



《坚果壳》

[英]伊恩·麦克尤恩/著

郭国良/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2018年8月版

《坚果壳》是英国国民作家伊恩·麦克尤恩2016年的作品。小说以一个未出生的婴儿的视角重述了莎士比亚经典悲剧《哈姆雷特》的故事。特鲁迪背叛了丈夫约翰，与丈夫的弟弟克劳德产生了感情。与此同时，特鲁迪还居住在约翰的祖宅中，却将丈夫拒之门外。两人密谋要杀害约翰，从而霸占这栋豪宅。但这一切都被特鲁迪腹中九个月大的婴儿所洞悉……